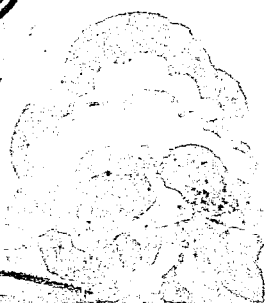


北雁文从



播種者

（集說小篇短）著基濱駱



大地圖書公司發行





MG
I246.7
228

北雁文叢

• 孫陵主編 •

駱濱基·播種者



3 1774 9777 7

目次

紅玻璃的故事	一
蕭紅逝世四月感	二五
播種者	二八
雞鳴與狗吠	三三
孤獨	四四
記犀牛嶺	四九
生與死	五七
答讀者	七八

紅玻璃的故事

王大媽是榆樹屯子最愉快的老婆子。又愛說話，又愛笑，見了人總是談開天，往往談得就誤了作飯，往往談得忘記了喂豬，不管是在大門口碰見屯子裏的人，還是到鄰居家裏去借使喚傢具，一談就沒有落尾，一坐下來，就挪不開腳步。所以王大媽在榆樹屯子裏，有個好人緣兒，也正因為有個好人緣兒，手裏沒有幾畝地，過的日子反而順序。不說別的，青黃不接的時候，人家都得到城裏去借債，去向外批豆子，而王大媽可不用出屯子，就能東家借兩升包米，西家借兩升高粱，湊付着過下去了。

自然王大媽家裏人口少，除了她自己，跟前只有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子。男孩

子名叫王立，他還有個三十歲的姐姐，老早就出閣了，嫁給沙河子劉二虎子家，現在已經是一個七歲女孩子的母親了。另外他還有一個姐姐，那是王大媽第二個女兒，沒滿十六歲得乾癆，死掉了。至於王立的父親，他是從來沒見過的，因為在他臨草的那一年，他父親就到黑河挖金子去了。

王大媽過了十五年寡居的日子，最初還早起夜晚的想，慢慢就逢年過節的想，盼着丈夫能夠有個口信。年道久了，王立也長大成人了，王大媽也就習慣這孤寒的日子啦！不再想那個到黑河挖金子的男人了。王大媽爲人又很勤謹，又生就一身結實的筋肉，身量又有男人高，腰粗，臂膀壯，有着一雙充滿生命力的眼睛，和一雙能操作的大手；而且胃口也健旺，一吃就是一斤土豆子兩碗黃米乾飯，所以過的也滿幸福。而且王立也能幫着她鋤地了，王大媽就不讓他僱給外人放牲口了，留着自己身邊，幫襯着幹活兒。

這天，是九月初三，王大媽的外甥女兒小達兒滿七歲的生日。王大媽想趕早

收拾收拾東西，到女兒家去走趟親。因為女婿也到黑河挖金子去了，五年沒有個準信，不知是活着呢！還是故世啦！閨女的日子也很孤單。

這天從早晨起，就很冷。屯子裏每家茅屋頂上都全鋪着霜。王大媽吃早飯時還說：「天氣變了，咱們得把後院子的白菜，全刨出來！」并且催着王立快吃，誰知吃頓飯的工夫，又出了太陽。

王大媽本來想刨出白菜來擠酸菜的，酸菜缸都刷的乾乾淨淨了，又臨時變了主意——晒乾菜。留着那些沒刨出土來的，等到走親回來再擠。

臨走，又預備好豬食，囑咐王立只燒把火溫一溫就好了。

「要是天氣變了，趕快把晒白菜的簾捲起來，聽見沒有，你看你那麼大了，還有鼻涕，真埋胎死了，快過來，我給你擦擦！」王大媽作着不屑望的眼神，又說：「真不害羞，那麼大了還得我來照料——噢兒嗤——噢兒嗤——你看這些雞，簡直是活祖宗。立子！你好好看着呀！勤趕着一些兒，別讓雞把白菜都吃了。」

！

「知道呀！你快去罷！」

「你看你……說說你，你還不耐煩了！你看看這些雞，探着頭，伸着脖子，一離眼就跑來了，我可告訴你，別看着看着睡着了。」又小聲說：「你知道隔壁老胡的二媳婦，手可不老實」。

「知道呀！知道呀！你別磨菇了？」

「你說誰磨菇，我沒有打你嘴！這孩子，越學越不像樣兒，誰家有兒子說他媽磨菇的……你看這些雞，全是些飢鬼，一天吃三百六十遍也不飽！」

王大媽又囑咐王立尚心看着雞，這才擡屋去換衣裳，倒不是爲了走親，要穿的體面點兒，而是防備變天，關外的天氣，尤其是秋季子，說不定什麼時候刮風，什麼時候突然下雨。

王大媽穿了那件丈夫早年在家常穿的長棉袍，提着一個紅布包袱，就走出滿

是綠色白菜葉子的院子。院子的土牆極矮，驢長的人能跨過去。

「媽！」

「作什麼？」

「你早點回來呀！晚上我一個人怪害怕的！」

「害怕找劉家小牛倌作伴好啦！可不許吵架！要是下霧露雨，記着，多抱進幾捆柴火。」王大媽說着說着又想走回來，那神氣彷彿說：「還是我來先抱幾捆進去吧！」

「知道呀！我會抱進去呀！」

「要是晚上我不來，把醬缸蓋上呀！一着露水，醬就要壞了。」

王大媽到底離開家了，在屯子口又碰見劉大爺。這是一個常常到哈爾濱去賣豆子的販子，闊背、粗腰，穿着短的皮外套，說話的聲音很雄壯。當時，他就笑着叫道：「小寡婦！到那兒去呀！打扮的這樣俏皮！」

「老該死的，驢嘴就長不出象牙來，都老白了頭髮啦！還小寡婦哪：去看看我的外甥女呀！你知道，今天是我外甥女的生日哪，當姥姥的也沒有什麼稀罕東西，這個年月能走一走就不錯了，誰能顧了誰呀！你又該收豆子吧！什麼行市呀！」

還沒有行市呢！咱們屯子裏開的價是十六塊哈洋一担！你怎麼，還有兩担賣嗎？」

「還有兩個金豆粒呀——我不和你閒扯啦！改天再扯吧！」

二

王大媽走出屯子口，才覺得外邊的風，很大，倒底屯子裏暖和。而且外邊風聲也很響，比在院心所聽見的不同，刮起來，帶着一種尖銳的叫囂，王大媽的袍子襟兒，都給風吹得一抖一擺地，前襟兒向後捲，後襟兒向前飄，挪步都不便當，索性捲到腰裏，這樣更俐落。王大媽想：這若是叫自己閨女看見，又該說當

嬌的沒有女人氣了。不由的笑着，這種微笑，在一個少女走出她的情人家裏所有的，低了頭，什麼也看不見。又想：自己有這麼個要強的閨女，真是給作嬌的爭光。不說別的，一個人，又沒有公婆，又沒有家底，有幾個叔伯，也早分居了，單人獨馬挺着過日子，是不容易的，想到這兒又覺着閨女孤孤單單的，有些可憐。若是自己的日子過的好，王大媽就是一月不走三趟親，也總能接到家裏來住幾月，可是自己的日子，也是頂着過。走親不帶着一點吃食，來回空着手，還不如不走。想想，又很難過。

車道傍，有屯子裏的人收拾莊稼。王大媽看見一個包着粉紅色包頭巾的少婦，在一輛四輪農車上裝豆子捆，她認識：是燒鍋家的三媳婦。平常王大媽還看不見她這樣能幹。兩手用二股叉叉着豆秸向車箱裏送，車左手就是一個大墳堆似的豆秸梁。兩個半老的農婦，站在那梁頂上，向車裏拋豆子捆，手裏也各有兩股的草叉。陽光照在車上，豆子梁上，看起來鍍金一樣，黃澄澄的，不怪她們是忙

得那麼愉快。

「立子他三嬸兒，刮風天也不在家裏陪着呀！」王大媽老遠叫道：「怪不得你們是虧生，那牛勁也不能賣命的幹呀！」

「那時，被賊作立子他三嬸兒的，正向手裏上吐沫沫，這樣搓搓手，再握草叉就不操手了。」就說：「外頭的人，都向城裏送糧去啦！人手不夠呀！你提著紅包袱作什麼呀？又看閨女去嗎？」

「通共今年沒走兩趟，可巧都給你碰見了，五月節去了趟，再沒去呢！我也不知道八月節，她是怎麼過的。我這個當媽的，攀不得人家，手頭緊，自己也顧不了，還有必顧閨女……今天是小達兒的生日哪！就是我們那命根子外甥女兒，可巧，前幾天集賣下幾個雞蛋，當姥姥的嘛，還有不親外甥女兒的！賣捨不得賣，吃捨不得吃，連立子我也不叫他動手，可是閨女還嫌當媽的不像姥姥樣，說我『把家』哪！說我有東西也捨不得給外甥女兒！」又說：「那是誰呀！是立子他二

姑姑從沙河子回來了嗎？你們看看，我這眼色：一年不濟於一年。」實在王大媽早就看見是燒鍋三媳婦的小姑了，一時不知怎樣回答她的招呼，就這樣遮着人眼兒說：「幫着他大娘，裝豆蔻呀！看看你們高高站在梁上的樣兒，像是兩個女神呢！」誰也沒有留她多說一句兒，她儘自說：「我可不能陪着你們妯娌你們姑嫂，扯閒白了，還想傍黑兒趕回來呢！」

「大媽過來吧！抽袋煙再走呀！」

「是不是怕我們吃了你的走親雞蛋呀！」

「他二姑姑還說呢！女婿從哈爾濱拍回來的俄國牛奶糖。你就不拿出一塊給大媽嚐嚐！」王大媽笑着說，那種神情像一般拿着真話當玩笑說的人一樣：「下一趟女婿若帶來稀罕東西，你不送，我就要跑到你那兒去硬討啦！」

只見站在豆稽梁上那個半老的婦人，高聲笑着，她這時候無話可說，你不讓她笑，又有什麼法子遮羞哪？王大媽也咯咯咯的笑着：「真得硬討呀！你說不是

嗎？他大娘！」她那時向前走了兩步，自然眼睛沒有注意道路，所以停腳又追問一句，無非想逗弄燒鍋家的大媳婦說兩句話。顯得彼此間有點溫暖氣。燒鍋的大媳婦也仰臉笑着。因為這時起了一陣風，所以王大媽的話聲，她倒沒聽見，至於她的笑因，自然並非由於王大媽的玩笑，而是因為她的小姑說：「王大媽活像一個跑關東的山東漢子！」只見她的頭巾飄抖着，身子斜着，險些給風掀下梁來，就勢坐下了。又是一陣笑，王大媽也笑着，一會兒風勢就掀捲着她的頭髮，紅巾包袱差點兒也給風吹跑。眼睛這才注意到立在路當中的一匹小馬，牠又畏縮又好奇的站在她面前，很久一會子了，彷彿試探試探這有男人高的老婆兒，有沒有驅趕牠的胆量一樣，可是王大媽現在才注意到，而牠也一閃身子，就受驚的小鹿一樣的跳着跑開去，倒把王大媽驚了一下。走了一段路，心還跳着。就疑心着，莫不是小達兒家有什麼不吉祥？但只一會兒，也於忘記了。

展眼遠望，秋末的曠野，散佈着幾組收莊稼的農人，另外有兩條村狗，在右

手的高梁梁旁奔跑，彷彿是追逐梁鼠似的。再就是前面路標石，和立在路標石旁邊的狐仙木板廟，因為那廟塗着紅顏色，就格外顯眼。

在左手一個岔道口上，有着狐仙廟和路標石的大樺樹背後，王大媽望見一座新墳。墳墓週圍有一道石欄杆，而且石欄杆的寬大距離間連着一條粗的鐵索鏈，朝南有門，門前又有大的彫石香案，心想是沙河子屯哪家糧戶死了，修墳修的這樣講究，只那七八十斤重的花紋的白石香爐，就值一石豆子的錢！走過這座樺樹，就望見崗下的沙河，和對岸的沙河子屯落了。樹木森森，可都是光枝子，即有一兩棵樹還有幾片凋零將墜的葉子，也枯黃得給人一種雪季就要到來的感覺。沙河屯子的山巒上羅黑的雲塊，飄動着，而且垂着灰白的霧絲，山頂和山脚，也彷彿蒸着霧氣，和低空垂下的連作一起，王大媽想：也許今天下午要落一場初雪，再不就是臨末一場雨。可是南邊天空，還是晴的。

在屯子口，王大媽又碰見幾個熟人，有一個提着水桶的健壯女人和她打着招

呼：「看閨女來了！王大媽！」

「柱黑兒他娘呀！您好！」

「怎麼沒帶立子來呀！」

「留着看家呢！你不知道，天天要來，就是抽不出身子，今天是我們外甥女過生日，院子裏還晒着白菜，就這麼擲下，跑來了。」王大媽這次不停腳了，說着話，向前走，實在心太急，普通人們在臨到要會面的親戚家紂口，是這樣急的，彷彿要早到一步，要早些看到所要見的人，一秒鐘都不能等。

柱黑兒他娘，是一個寡婦，包着藍頭巾，短褂補着補綻。眼睛可又黑又尖，一邊提著水桶起來，一邊注意王大媽的紅布包袱。

「立子沒有跟着他們到黑河挖金子去？」

「我養了孩子，讓他當牛倌，也不讓他挖金子！別來氣我了！挖什麼金子，簡直是……我真不願說不吉利話！」

「那可也該娶老婆了！」她又望了一下王大媽的紅布包袱，實際也不是存什麼貪心，不過想知道究竟她給小達兒帶來什麼禮物而已。

「等他長大自己討吧！我可不能害人家姑娘一輩子，說不定翅膀硬了，遠走高飛啦！讓我天天看着她子難過呀！」

「可也是……！」

「你不進來坐呀！」王大媽到了閨女家土牆門口，站下來說。不想門口對面的茅屋的窗上，探出一個頭來，正是小達兒。黑髮梳的挺光，耳旁的兩條辮子垂到肩上。她尖聲歡叫着：「姥姥來了！姥姥來了！」就看不見影子了，但還聽見的喊聲和奔跑的脚步，在茅屋前院響。王大媽的眼睛現出愉快的光來，心裏驚着這小蹄子，像她媽作孩子時候一樣，亂蹦亂跳的。嘴裏却對柱黑兒他媽說：「進來坐坐嘛！」實在是說：「你去吧！別打擾我了。」

「我這等着回去弄豬食哪！」可是她手扶着土牆，不打算就走。

那時候，小達兒就跑出茅屋東邊的夾道，一見王大媽就撲抱起她的兩條腿來了，仰臉望着王大媽，笑着，像我們所常見的孩子，見了親人不知說什麼好，還有點羞哪，不敢看王大媽手裏握的紅包袱。她的一隻小手裏，握着紅玻璃花筒。

王大媽也沒理會小達兒，只用大手捉住她的小手，和柱黑兒的娘說話。柱黑兒他娘說：「你們的白菜都刨出來啦！我們這還沒動手！誰知道霜下的這樣早！」

「今年的天氣有點不同呀！」王大媽說，心裏老是急於早點擺脫開她。

談了一會子，柱黑子的娘，終於提着水桶走了，王大媽就抱起小達兒來，誇獎她打扮的漂亮，又摸着小達兒的新衣裳，問是誰給縫的。一邊說着話，一邊向屋子裏走，這時候，王大媽的臉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輝，那一個姥姥不疼外甥女兒呢！那一個娘不喜歡自己閨女的孩子呢！親了又親，望了又望。就沒有聽見小達兒的娘在屋裏的招喚。

小達兒的娘，和她母親王大媽一樣的健壯，只是脾氣不同，見了男人，總是一句話也沒有，見了女人也不歡喜說笑話。向人家借把掃帚，都羞口，借給人家全部押箱子的首飾，倒挺大方。

當王大媽在牆外和杜黑兒的娘談天的時候，她就看見是母親來了，可也沒有走出來。倒不是爲了作娘的過八月節沒來看她而生氣，而是因爲從早晨巴望到晌天，不見影，心也就煩了，興緻也就沒有了，說不出那裏來的激惱。所以只走到門口望了望，又退到廚房燒灶去了。

「招喚你也聽不見！」小達兒的娘在房門口迎着王大媽說：「我們娘兒倆等着你來煮麵，可倒好，麵都風乾了，才來！」說着話，把紅巾包袱接過去，彷彿接過客人一般手杖一樣：「進屋坐吧！我還得去燒鍋！」

「看看我的閨女呀！大老遠來，一進門就給我酸臉子看哪！」王大媽向對別人說話那樣高聲叫，實挺高興：「你可別跟着你娘學呀！小達兒！」

小達兒的娘，不由地笑了：「怪人家氣，光燒鍋就燒了三四遍，就等着你來麵才落水哪！」

王大媽看着小達兒的娘，是一樣清瘦，嘴唇也沒有血色，兩眼極像她的父親，心裏又一陣難過。臉上的使然裝，她笑，怕自己的閨女在這小達兒的喜日上，傷心，像五月節那天，哭的連她自己都流着淚，沒心勸了。

三

王大媽和小達兒他娘吃了孩子的生日麵，談着家常話，是滿愉快，滿幸福的。小達兒他娘告訴王大媽，今年的靛靛草，賣價還好，糴了一石包米，能湊付着吃到年底，冬天想請鄰居們給挖個獸窖，說不定能抓個豹子，冬鹿什麼的，也好過個富裕年。王大媽就說，明年打算叫立子下莊稼地，已經和劉大爺商量過，託他留心給租塊黑土地，那麼明年若是自己閨女缺什麼，她作娘的就可開濟了。

母女倆說的都挺高興。

那時候小達兒坐在王大媽的膝上，獨自玩着自己心愛的紅玻璃花筒。從那三角的筒裏，可以望見紅綠色珠子的變幻，有時是五角形，有時是八角的花朵，原來花筒是三塊紅玻璃製成的，那底子裏夾的彩珠，給紅玻璃反映着，一動就是一種新奇的花紋，一動就是古怪的圖案。

王大媽正說：「怕下雨哪！」說話時，望着窗戶，不想真的有一滴兒雨點落在窗紙上，小達兒的娘就急忙爬下暖炕，到後院收拾晒的幾件冬季衣裳去了。

王大媽只一個人伏在窗口上，看不見天上的黑雲，因為屋子是向南的，青天還是一色秋季有風日子的晴天，和慘淡的夕陽光輝，那光輝越是紅，越覺着慘淡。王大媽想：有雨也不會大，一回臉，就望見蹲在身旁的小達兒。起初，王大媽還笑着說：「你那玩兒什麼呀！拿過來給你姥姥看看！」實在她不是不知道紅玻璃花筒，正因為她太熟習了，也沒有注意。

但當王大媽閉着一隻眼睛向裏觀望時，突然她拿開他，在這一瞬間，她的臉

色宣佈如對命運有所悟，而且她那兩隻有生命力的眼睛，是使小達兒那麼吃驚；那兩道眼光，是直線的注視着小達兒，小達兒的臉色變白，幾乎哭起來。

「小達兒，怎麼的了？姥姥想什麼事情呢！」王大媽立刻自驚的說：「別害怕。」

王大媽失神的那瞬間，想起什麼來了呢？想起她自己的童年時代，也曾玩覺過這種紅玻璃花筒，那時她是真純的一個愉快而幸福的孩子；想起小達兒她娘的孩子時代，同樣會玩過這種紅玻璃花筒，同樣的走上她作母親的寂寞而無歡樂的道路。現在小達兒是第三代了，又是玩兒着紅玻璃花筒。王大媽覺得她還是逃不出這條可怕的命運的道路嗎？出嫁，丈夫到黑河去挖金子，留下她來過這孤獨的一生？誰知道，什麼時候丈夫挖到金子呢！誰知道什麼時候作老婆的能不守空房。

這些是王大媽從來沒有想到的，現在想起來，開始覺得她是這樣孤獨，她的

生活是這樣可怕，她奇怪自己是終究怎麼度過這許多的年月呢！而沒有爲了柴米熬死，沒有爲了孤獨憂鬱死！

四

從沙河子屯走親回來的王大媽，和以前的王大媽不同了，她已經窺破了命運的奧秘，感覺到窮苦、孤獨、而且生活可怕。

在屯口路過那座新墳的時候，她又注視了一下。現在她不是贊美那墓石和香案的講究，而是想：這裏是埋葬着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也許他生前是個闊財主，也許還留在世上一些叔伯，子孫，和親族，而他自己是解脫了，……

王大媽回到榆樹屯子三天了，榆樹屯子的人從她牆外經過，再也聽不見她的話聲了，再也望不見她那充滿生命力的眼睛和笑容了，人們還以爲王大媽走親沒有回來。

王大媽每天坐在暖炕上，不落地，兩隻眼睛望着渺茫的前方，彷彿望那遠不

可及的什麼物體，而實在是連窗戶和屋壁都沒有望見。豬叫得太淒慘了，就叫王立撞豬食兒，肚子餓了，叫王立煮點包米，她自一彷彿牽扯在某種營生上倒不出空來。

不久，王大媽犯了病，又咳嗽，又喘哮。王大媽自己知道沒有希望了，就把王立叫到跟前，握着王立的手說：「立子！你媽不中了，到沙河子屯去叫你姐姐來一趟吧！」又說：「我若是有那麼一天不喘氣了，你怎麼過呢？沒有人再疼愛你了，沒有人再照顧你穿衣吃飯了！媽活着還是份人家，媽死了你怎麼過呢？」王立哭的不能說清楚話：「……別說……媽會好的！」

「立子，記住我的話，我活着是立誓不讓你向外跑的，可是媽現在不丁……立子，到黑河挖金子去吧！」

王大媽是在這年冬天死的，王大媽死後，王立到底背着小包袱，到黑河挖金好幾年。

第二年，春天又來到了榆樹屯子。人們照常的耕地，播種。佈穀鳥照常的站在樹蔭下低鳴着，榆樹屯子的人們已經忘記了屯口王大媽這份人家。

王大媽那所茅草房的屋頂，露天了，像死馬坦露着肋骨那樣坦露着柱子和椽子。房門扣着鎖，紙窗却破了，能看見露天的暖炕；而且院子生長了一片野草的綠茵。

這年春天，依然很暖和。河開凍以後，冰解以後，到處都是水流的震耳幽韻，而且窩靈兒——那歌唱春回的北方山國的詩人，也依然在高的晴空，愉快的抖着翅膀，廣播着悅耳的讚美春之詩曲。

清明節，王大媽墳前出現了紙灰。有的說是她聞女來過，但沒有人看見，也沒有人聽見過哭聲。

王大媽的的土墓上，生了初生的芨草和狼尾草；而且一天天蓬茂，繁密起來了。

一九四二冬，爲一九四三，一月二十日蕭紅逝世一週年忌日追撰。是稿，乃蕭紅逝前避居香港思豪大酒店之夜爲余口述者，時適英日隔海砲戰極烈，然口述者如獨處一境，鴉者，亦如身在砲火之外，惜未半，而六樓中彈焉，轟然之聲，如身碎骨裂，觸鼻皆硫磺氣，起避底樓，口述者因而中斷，故余追憶止此而已。

蕭紅逝世四月感

蕭紅於一九三四年，從遙遠的中國北方，出亡。她在孤獨的生活中，給中國的文學，帶來了春天的一道陽光——青草發芽，樹蔭遮道，大地充滿了生命之愛，欣欣然，中國文學彷彿向日葵得到朝陽的溫暖——從滿天烏雲之間展開的一條晴空縫隙下。

這一道陽光照射到哈爾濱附近的貧苦村莊，照射到羔羊、母雞和老馬，以及「生死場」中每個襁褓的農夫農婦的身上。

這一道陽光、花開三月的陽光，也照射到呼蘭河，縣城，縣城裏的大泥坑，扎彩鋪，賣麻花的，賣豆腐的……以及自尊心很强的有二伯和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歡說：「你看天空飛個家雀」而趁那孩子往天空一望的工夫，就伸手取下孩子的

帽子，放在長衫下又說：「家雀刁走了你的帽子。」那慈祥可親的祖父身上。

這一道陽光，照射到中國民族最窮苦的階層，有的影子萎縮；有的影子高昂。彷彿在人間巡視一週，孤獨而寂寞的，又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消失了，在宇宙間，永遠消失了。正像那位象徵着中國北方嚴冷冬季的魯迅，形態在宇宙間消失一樣——蕭紅的出現正是繼續魯迅傳統的一道春天陽光的降臨——此後，形態也是消失了。

X

X

X

魯迅的一生是嚴肅的；蕭紅的一生是熱情的；魯迅的嚴肅中埋潛着熱情，而蕭紅的熱情底下埋潛着寂寞。

若是誰在北方度過冬天，那麼他就會看到無邊無際的大雪。這雪，埋葬了腐草，使它變成大地的肥料；凍疆了寄附在植物叢間的害蟲。遠遠近近連森林帶峯巒、大地、全受這雪的洗禮。

除了樹木朝陽的枝幹，微現本質本身的黑色外，宇宙間一切是白的。

人們和馬車，在雪地裏奔走着，誰也看不見。這是只要在北方冬季旅行過的人們，時常碰見的事情。但又不是真看不見，因為車蓬子上是雪，車伕的狗皮帽子上是雪，皮大衣的外面，也全是雪。若是兩輛車在一塊兒走，前一輛的人馬再矯健而後一輛人馬又老弱，那麼跟着跟着，車伕的注意力稍一鬆懈，就會尋找不到前邊車馬的踪跡。

再倘使北風還在繼續掀捲着雲層，而前一輛車的軌痕給風雪掩沒了。那麼車伕只好兩手遮聲，朝半空高喊；但是風嘶雪嘯的聲音，往往消滅了人聲的效能，那時候，唯一辦法，只有車伕得趕急從蓬子下抽出點乾草來，喂馬料也可以，用火燃着，使濃黑烟霧冲霄直拔，以便前一輛車望烟可尋，可是往往又不待濃煙冲霄，而前一輛車的車伕就會跑到適當距離喊：「夥計，你那作什麼呀！」等到尊聲一響，那麼就能夠望見前一掛車輛，並不會遠，只多隔離三兩丈的跟前。

這樣風雪呼嘯的天氣，很容易想像到，該有多麼寒冷。車伕若是個老人，鬍鬚定規結成三五根掛冰的冰柱，越是寒冷，口涎和鼻涕越是多，隨時凍結，凝成冰柱；就是嘴巴乾淨的年輕的趕車老板子，狗皮帽子的遮耳——是放下來護臉的——近人鼻子和嘴唇的狗毛皮上，也會結層薄冰，或是白霜，因為他有呼吸。坐在車蓬子裏的旅客往往在這時圍着羊毛毯，打盹。時間一久，就會覺到腳下透風，等到醒來，身體是溫暖的，兩腳已經凍得發疼起來。於是有經驗的車伕就會告訴道：「下車跑跑吧！兩腳在雪裏走一會子，就會熱了。」若是手凍得紅腫作痛，他又會說：「抓把雪洗洗吧！洗幾次就暖和了。」此外，屯子裏每一口井，是蒸氣騰騰的，近而感到微溫。山野中每一個泉子，也是蒸氣騰騰的，近而感到微暖。

這是冬季大地底下潛伏着的溫暖。正像魯迅的冷峻筆下所潛伏的熱情。

而蕭紅本身，就又彷彿山腰當中一道泉水的溪流，清澈見底，倒映着兩岸的

初春綠草，也有一兩片雲影，藍天，閃着瀾瀾陽光；大部溪流又埋在樹蔭下，寂寞地流着，流着……却又聽不到一點聲音。實際上，除去水面微風吹起的波紋，又是什麼也沒有。

蕭紅就這樣任憑生命之流，寂寞地流着；而給予人們，却是溫暖與熱情，像溪流給予人類的優美。

X

X

X

蕭紅逝世四個月了，而朋友們都是啞然無聲；有人說：「死後是這樣啞然無聲，」啞然無聲本身，不是很大的哀痛嗎？

五月於桂林

播種者

當冬末春初在古老中國交替的時候，霧仍然極濃厚的障翳着人們的眼睛。可是我的耳朵，沒有完全被堵住。

在空中、在看不清的戰壕裏、模模糊糊的叢林間、稻田、以及遠遠隱約的山谷……有各種聲音奔放着，並織融成一片。不知那是夜梟還是晨鵲，總之，我聽出是一種佈穀鳥的暢鳴。

儘眼朝霧濛濛的空中望望，只能見到一點星光，時隱時現。

於是我背了發潮的被褥，提着種子袋和短煙管，在霧裏摸索着伸展腳步。繼之，我聽到近處也有人們的寒嚕聲了，那是天沒亮以前常聽到的動靜，我辨別着聲音的遠近，讓閃着路，幾個闊肩的陰影閃了閃，在濃霧裏，我們互相打着招呼

誰也沒有銳覺的眼睛辨清楚彼此的輪廓。可是誰也知道同是播種者，有的還是植林和壓枝的能手。

我又在霧裏摸索着走起來。四週飄着雉鷄鳥的聲音，另外什麼都聽不到。猛然我被撞了一下，透過濃霧，我發現一個輕腳走動的影子。

「作什麼的？」

「花卉繁殖師。」

「呸！販賣罌粟花種的麼？你這個騙子手！」

陰影迅速地消失在霧裏了。好久，我停在那裏聽不到絲微動靜。最後，我摸索着走進我所播種的園地。

擲下了發潮的泥，抽了袋煙。我開始工作了。一手朝種子袋裏摸揀着，另一手挖着發濕味的土壤。然而田主人隔着霧層呼喊了，我抬起頭來傳去問詢。

「我種的是玉蜀黍呀！」

田主還是埋怨我的種子，懷疑着我的種子。朝鞋底把烟袋鍋趔趔之後，我朝着這聲浪走去，立刻我發覺有什麼微細的東西，磨觸我的腳趾了。起初我歡喜，繼而遲疑了。用手摸起一棵幼芽——啊！這片我曾散佈下種子的田！終於我吐出一口嘆息。因為我發覺幼芽都枯萎了，像受災害。於是在土壤間，在腐爛的稻根間，我查驗起來，把煙管插入腰帶。

我完全明白了，大量的螟虫在稻根叢中潛伏着。

「收拾乾淨這些東西吧！」

「這是什麼話，你不說那種子壞。稻根是特意遺留下來的肥料呢！我的聰明夥計。」

我被田主驅逐出來，身後繼續着謾罵。

布穀鳥的聲音，高鳴着，我還是得幹活呀？於是毅然衝出霧層，走到我前一個田主那裏。又一次碰到花卉繁殖師的閃閃躲躲的影子。

「喂！夥計，你就不想秋收麼？」

「乖乖，消夏必須花朵陪伴呀！」

「可是我要見到你弄嬰粟。我要打歪你的鼻子。」

最後，田主出來了。

「你究竟給我種了些什麼呀！人家都說不會開花的。我那小褥子你沒有給我帶來嗎？」

我故意先用手指彈了彈衣領上的塵沙，後用手指夾了僅有的一點金屑，隔著霧層，塞到田主手裏。

「你留下吧，權當我弄髒了的褥子。」

沒看清他是作着什麼樣臉色，我就闊步走回來。

霧仍然極濃重的障翳着人們的眼睛，可是我的耳朵沒有完全被堵住。

在空中、在看不清的戰壕裏、模模糊糊的森林間、稻田以及遠處隱約的山谷

……各種聲音放縱着，并織融成一片。

我踏着不知是夜梟聲還是晨鵲聲，總之，我聽出是一種佈穀鳥的暢鳴，我背了發潮的被褥，提着種子袋和短烟管，在霧裏摸索着走。

儘眼朝霧濃濃的空中望望，還是只能見到一點星光，在時隱時現。

二九、一、十五、於紹興

鷄鳴與狗吠

我醒來，起初不知道是受了傷，躺在什麼地方，經過了多久的時間。睜眼滿足後的一種甜蜜感，使我什麼也沒有想。就那麼躺着，靜靜地躺着，甚至忘記了自己。

夜的天空，密小的星星一個靠着一個，放着小寶石的光芒。星星之間的空隙，是那麽深遠而奧祕，我彷彿注視在這夜宇之深淵，又彷彿我什麼也沒有真實地望見。實際上，我的腦子，一無所思，正像春天的池水，沒有風，池水平靜得連絲波紋都沒有。

不久，我聽到一聲低微的吠叫，是那麽機密而緊張，我的全身一陣顫抖，就立刻機警的坐起來。從那低微的一聲吠叫當中，我彷彿望見軍用犬在嗅着地上的

血跡，搖擺着尾巴，一會子走，一會子又停下來，偵聽着寂無一聲的大地，偵聽着寂無一聲的天空。我在那短促的第二聲低吠中，又彷彿聽見跟隨犬尾的敵人，俯着腰，輕手輕腳的潛進。

大地是寂靜的，太空也是寂靜的。不知是我的聽感錯覺：還是耳中血鳴，我隱隱聽見似乎地層下一片蚯蚓的顫鳴。是那麼渺茫而又無邊無際，彷彿又自我自身，又彷彿確是屬於地層下的蚯蚓的顫鳴。

許久，沒有聽見低微的犬吠；許久，我也沒有動。完全是塑像的姿態，制止住自己的呼吸，諦聽寂靜中的聲音。

終究那吠聲是來自什麼方向？距離有多少米突？為什麼只聽見兩聲？又為什麼氣息之間含着一種血腥呢？

於是我頓然大悟：我是受了傷，但傷在那一部份，我可依舊動不出來。

我立刻記起所負的使命：打開烽火井上的壓板，讓烽火一竄幾丈。那時候

，遠近近近的公雞會齊聲高鳴；那時候，狗的吠聲會尖銳得一閃即逝，正像挾尾奔逃的所有的那種哀叫；那時候，人們會從敵人手裏奪過太陽。

烽火井是建設在山頂上，敵人在山腰佈置有銅柱鋼條組成的障網。嗅覺靈敏的狗羣，都密佈在網的裏外，守望。我只向他們投了一塊石子，牠們就懦怯地哀呼着，尾巴挾入雨腿間，逃開去，那哀呼的聲音，驚動了敵人，於是一聲弓弦顫抖的響，而我就失去知覺，仰跌倒了。

現在我不知道那裏還潛伏着友軍，只記得執劍的先導確早已陣亡。

我又冷又餓、疲倦而且口渴；想找一隱身的森林，養傷；但這時我聽見第三次的狗吠，一連兩聲，來自不同的方向。於是我迅速地躡起來，用手觸摸着沿路的骷髏——那些都是盜火者的骨骸，是那麼多呀！——拾起挪到雨邊，這樣腳尖就碰不到足能作響的障礙，在悄悄地潛行。偶然我發覺自己只一隻手，在觸摸那些骷髏。那時汗滴開始從前額，滴到我的眉毛上，我心想用另一隻手去擦，就

這瞬間，我發覺我的那隻手，沒有去擦，而且有一滴汗，從睫毛間落到我的嘴唇上。彷彿我已經失落了一隻手臂，然而不痛，也不痒，我立刻用存在着的手，去摸我的左臂，左臂實際是完完整整連手帶指掛在身旁，彷彿一隻枯枝掛在綠葉蓬生的樹上。完全不屬於我自己似的，我還握着箭袋和長弓，不肯放。而且就在我腳跟落地的那秒鐘，牠——那隻不屬於我了似的手臂，觸動了一個骷髏的頭骨，當時我想立刻抓住牠，但臂膀一動不動，就那麼聽憑骨頭滾下去了，沿路作着響。

於是我的附近爆發了一聲狗吠，接着是弓弦震抖空氣的風韻，並且有種禁止犬吠的人聲——嘿。來自不同方向的狗吠，驟然高鳴，又驟然寂止。終於又立刻狂叫起，我聽見狗的嘶喘和奔撲什麼東西的腳步聲，以及弓弦的顫鳴。這立刻感染了散佈這座山上的所有的狗，牠們全力激烈的叫着，朝骷髏滾動處追撲。

我非當鎮定，然而膝蓋抖着，腳脛也抖着。聽見撲奔，追逐的狗聲漸漸遠了。

，當即膝行着。一邊用手觸摸着路；心裏依然很鎮定，腳脛也依然抖索着。結果，我飛出敵人的包圍圈，汗水濕透了全身，我是這樣幸福而愉快。

於是想起另外一個退伍的執劍者，走向另一座山谷，他的隱居處。

當我走入那深谷的末端，就望見了遙遠的家屋透出來的燭光。走近，伏耳在窗外，聽不到一點聲音，很久，紙頁咄地一聲響，於是我立刻明白，執劍者在夜讀。

輕輕走進去，左手依然握着箭袋和長弓。劍主彷彿已經發現有人進來，但沒有揚眼觀望。雖是看着書，但我覺到他停止了，而在諦聽。

多麼了，在我只覺得片刻工夫，而執劍者已經失去了壯年人所有的自負，眼睛不見了當初威凜的光芒，肌肉也失去了當初的堅強。頭髮變白，發着雪的潤澤，臉色平淡，可以看出修心養性之隱者所有的坦靜無思的氣氛。身上不見了盔甲

一領長衫，兩隻布鞋。牆壁上掛着他的寶劍，蓋滿了灰塵。

「誰？」他仍舊看着書，問道。那聲也失去了當初的雄壯。

「我——一個司掌烽火的老戰士。」

「來作什麼？」

「請老人執劍。」

「先導呢？」

「已經陣亡。」

驟然抬起頭來，向我凝望。他的眼睛重新射出鋒厲的光，彷彿久經戰鬥的老馬，聽見衝鋒號筒的聲音。但從他那雙鷹眼的深底，我讀出他在回憶以往。而且他的手指激動得不住顫抖。只一會子工夫，那眼睛又恢復了原有的平靜，正像豎耳揚頭的戰馬，垂下了長頸。

我說：「抽出你的劍來吧！」

於是一陣劍的嘯鳴，壁上落塵紛紛。

劍主揚揚頭，不作聲，沉思。久之，一聲嘆息：「我老了！」彷彿在自語。

「你沒有老。」

「真的嗎？」

「真的！」

「真的沒有老嗎？」

「真的沒有老！」

「你握握我的手腕，還有力量嗎？」

「有！」

「還能砍斷敵人的頸項嗎？」

「能！」

「還能執劍嗎？還能削劍斬鋼嗎？還能揮動我的長矛嗎？」

「能！劍主！你相信自己，是有着這樣的力量。」

「那麼拉出我的戰馬，抗出我的長矛！遞給我盔！拿給我甲！」

他的臉上重新放出光輝。眉宇揚溢着復仇者的激憤。聲音健壯，語氣高昂。

這立刻感染了戰馬，牠側着蹄子，發出一串澈野的鼻嘯。那響亮的鼻嘯，引起山谷的反響，於是遙遠遙遠地，傳來了幾點聲音。

「是什麼動靜？雞鳴嗎？」

「現在那兒來的雞鳴！那是狗吠——一片狗吠？」

「敵人已經過烽火台了嗎？」

「早已越過，而且侵據了我們的營盤。」

「走，快衝下山去！」

山霧這時很大，望不見星星，也望不見我自己的下半身。只見得馬的腿打我身傍蹣跚，接着是清脆的馬蹄聲，奔馳開去。

我在後面飛跑着。

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遠，於是彼此高聲呼應：

「烽火手，你在那兒呀？」

「在這兒，劍主！」

「奔向我的聲音來吧！」

馬蹄的聲音從山壁上激撞出清越的回音，蹄聲過處捲起一陣急驟的夜風，沙沙地掃着山徑的落葉，滿山的樹木都齊聲嘩鳴起來，遠處的狗吠聲突然靜止了，代替的是那戰馬徹野的鼻噓。

我聽見自己的心在急劇跳躍，熱血在我周身奔馳，我的力氣恢復了，忘記受了傷，我猛力地向前疾走。

驀然，遠處黑暗的森林里，響出一聲弓弦的顫鳴，一陣「颼——颼——」的尖利聲音，劃過黑暗的空間，彷彿無數殘忍的毒笑，從血腥的獠牙中間迸出。山

徑上的風聲立地停止了，樹木的嘯鳴消失了，四周陷入一種可怕的靜寂，附摩去的狗吠聲，接着又高揚起來。

「劍主，劍主！」

我連喊幾聲，聽不見回音，就站住了，用手遮着口，再呼喊着，依然沒有反應。我立刻折身向回跑，仍然在山霧中播送着呼叫。我彷彿聽見執劍者的遙遠呼喊，但又確不定是來自那一方向。我旋轉着，偵聽着，一切又是那麼寂然。偶爾遙遠地透過濃霧，送來幾聲狗吠。現在那吠聲，不是機密而帶有嗅覺性的了，而是驕狂，蔑視一切的勝利者的歡叫，自得的搖着尾巴。

於是我兀然坐下，誰管是路邊，誰管是溝崖，或是山石，窪池呢！就那麼坐下來，覺着不舒服，心裏朝一邊挪挪，可是不舒服儘管不舒服，心想儘管心想，脚不作主，身子也不順從我的主意。只一閉眼，那也是眼睛自己閉的，我心還想「要機密」。可是心口一迷，就睡着了。

驚醒，狗吠聲已散佈在我的週近，我帶着臂傷，伏下身子。用膝蓋、腳掌，和一隻手，上滿了弓，我愉快地聽見弓弦顫鳴，在羣狗的驕吠中，出現了一聲尖叫……挾尾而有韻的尖叫……

空中一陣冷笑，彷彿發自我的唇間。

執劍者終於沒有找到，到今天，烽火也依然沒噴出井口，於是雞不鳴，友軍還在睡覺。夜的標幟，依然是狗吠——一片狗吠，而我孤另另的帶着傷，悄悄拉着弓，上着箭。

一九四二，六，二十四桂林

孤獨

我發現自己失蹤了。

那去了呢？這樣黑的天。沒有太陽，也沒有星星，遠遠近近全是一片狂風暴雨聲。

雨聲敲打着大地、沙礫、池渠和樹木，茅屋，一切都給雨嘯風叫的聲音淹沒了；此外，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

四圍都是烏黑的大氣，彷彿就在我的週圍凝聚，形成雲霧，上昇……逐漸上昇，而我依然留在地上，逆着風，衝着雨；強自鎮定着走。什麼也看不見。這是白天呢，還是夜半？或者是我的兩隻眼睛完全失去視覺的性能。

樹的哀嘯是那麼淒涼，暴風的呼叫又是那樣發狂，從一片似盆大雨聲中，我

更辨不出來；另外還有夜梟的冷笑，鬼魅的歡呼，

我不知自己在那裏，却要找尋它。

我的衣衫，漸漸沉重，緊束着我的身子。前胸後背，全流着雨水，我感覺到口渴和寒冷。雨水從我頭髮上滴滴着，在我面頰上，形成無數道激流，經過頸部而直瀉往肩頭，腋下。我不得不用手，時時分撥我的蓄有充分水量的頭髮。若不，它遮着我的視線，雖然我已失去視覺，眼睫又凝結着雨珠和淚水。

我疲倦了，任隨狂風撕捲着我那雨水淋淋的頭髮，因為我給溝渠之類的土崖，絆跌而頹倒在地上。唯一的感覺，是我自己那雨水淋淋的頭髮，敲打着我的前額，眼角和耳朵。我喘息了一會子，又爬起來。這時，我也分不清夜梟的冷笑，樹木的狂嘯，以及風的鬼魅性口哨。遠遠近近，只是一片烈雨聲，刺耳的雨聲。

我又第二次跌倒，滿身滿臉全是泥濘，我喘吁着。鰐魚式停在一條激雨集成

的激流裏，覺到沙從我兩背上沖過去。從我下顎尖沖過去。然而我却聽不見水流聲。實際上，我現在是什麼也聽不見了。我又滿身滿臉出着冷汗，從鼻尖，從前額，流滴着，流滴着。一會子，我也分不清，是汗滴是雨滴。

我喘吁着，用失去視覺性的眼睛，向四圍探望，這濃重的黑霧，還似乎在我身邊凝聚上昇……逐漸上昇；其實我是什麼也沒望見。

「我尋找到它。」我喃喃着站起來。

我處在狂風的旋渦中，不由自主的狂奔起來，我既不知道是我改了方向，還是風。我被綁在一個樹枝上，原來離地很近，樹幹早已給拔倒。我在刺身刺眼的枝葉間兩手伏地的膝行着。現在我是既聽不見什麼，也覺不到什麼了。終於我兩膝拚坐下來。依然是喘吁……喘吁……喘吁。用失去視覺的眼睛探望，用失去聽覺的耳朵諦聽，一切是虛無，渺茫，沒有色，沒有聲，大空，手足無所觸。

於是我朝一無所有的天空，高呼着：「青年人，你在那兒呀！」回答我的也

是「青年人，你在那兒呀！」聲音宏亮，不似發自人間？是大地？是山韻？還是來自高空？

我是迷途於叢山當中了嗎？不是迷途於叢山當中了嗎？在這夜底曠野間，我完全像一個游魂、徬徨……找不到那裏是穿過山叢的道路，我徬徨。

忽然，天裂開一道縫兒，綠色光輝開展了一下，那瞬間週遭一片亮，猶如月夜，猶如白晝。反映到我眼睛裏的，是無邊際的廣闊的田野，既沒有山，也沒有嶺，而且大路就在我的身傍。那暫短的一秒間，我立刻跳上大路，狂跑起來。電光一逝，我立刻又四顧徬徨，摸索着潛走。

終於我望見一點燈光。於是振作着狂奔過去。燈光是那麼遙遠，時滅時亮，實際上又是一直沒熄的。

我彷彿路過一個村莊，燈光就從一座茅草屋的窗口透出，而這茅草屋立在村口傍。

俯窗窺望，我發現一具死屍坐在而窗的椅上。滿臉堅硬，早就冷僵，臉色枯槁，手背慘白。開着口，似乎大睡模樣。

忽然他向我露齒冷笑，當我走進去的時候，從他那失去光澤的死屍所有的牙齒間，我聽出他說：「善良——善良！……及時埋葬……」我立刻擁抱起他來：「我的主人呀！我到處找你……」於是形影相吻，二者合一，我醒來發覺自己坐在椅上，遠遠聽見確乎有雷聲和風雨。

一九四二、五、卅一、于桂林。

記犀牛嶺

前面展開一片稻田，年輕的稻秧在陰鬱的氣氛裏，閃着愉快的光輝，因為雲天有一段陽光映射着，遠一點的地方呢，自然也會有兩三片鮮美悅目的甘蔗林子，發出強烈光輝的河流什麼的；而空中却繼續不斷在落雨。這就是中國南方的神祕可愛的氣候。那些片片的鋪在田野里的陽光，不時移動着，飄遊着，一會兒距離犀牛嶺僅僅半里路的金田村，在陽光下愉快的現出整個輪廓來：那些密集的農舍彷彿新建築的，至多也不過五六十年，很整齊，在中國農村這是少有的。看來雖不富庶，却是生活美滿的一個村莊；一會兒又在霧濛濛間隱避了，代之是村西南角的一座祠堂，瓦屋閃着亮，這是太平天國北王韋昌輝的祠堂，他的神位享受着後一代農民香火的地方。一會兒，那陽光又向遠一點兒的田野，逐步飄開去，

像是在撫摸這在大地上的每一物體，一個天使在親吻土上生長出來的萬物。

後面呢，就是說面朝南站着呢，那麼反映在我們眼睛里的是兀立頭上的一座馬鞍山，那峯頭兒是饅首式的，濃重的雲霧在地週圍繚繞着。馬鞍山對面的紫荊山——東王楊秀清的孕育地——在莊嚴地俯視着他倆之間的一段低谷。一兩隻老鷹在那低谷所有的空曠中，飄盪不休。

這里所說的我們，是我和另外兩個湖北青年。我們從桂平坐汽船到江口，離此從這兒步行到金田村這短短二三十里路程，就會遇到雨呢，正像別的北方旅行人一樣，連件竹笠都沒帶。我從桂平動身時候，找到一個本地嚮導，這是個僅能聽北方話，而却說不順口的廣西人。在路上，他給借到防雨的東西，笠帽連同遮身的「簑衣」。說是「簑衣」，又不像簑衣。那是形同甲虫——象幹——的硬甲壳樣式的蓆編物。這，我們就費了許多週折，終於棺材舖主，借給我們三套。究竟廣西人對於外省人懷有成見呢，還是生性豪爽？若是前者對，他絕對不會借給

我們漠不相識的路人，若是屬於後者呢，彷彿又不該這樣推搪三四十分鐘。不過無論如何，廣西人是頗直可愛的。

那時的三四十分鐘，在我是極寶貴，正像一個到耶路撒冷還有五六里路的朝香客，在五六里路外，遲到不得不耽擱幾十分鐘的糾纏一樣的感覺。而又何況我遲必須當天趕回桂平去，因為那裏同行的旅伴們，在候着我。

現在我和另外兩個湖北朋友，終於站在犀牛嶺巔了。頭戴竹笠，身上披著防雨的竹編物。陪着我們的，是兩個金田村小學校的教師，兩個也僅能聽懂北方話的青年。兩級小學的校舍，在犀牛嶺頭上，是座兩層樓的建築，來的時候，在五六里外就會經望見那校舍的兩排玻璃窗了。因為雖說牠是立在嶺上，嶺却不高，在中國多山的北方，只算是一個高崖子，或是好聽一點，叫作土崗，很遠，又那能望見呢？

犀牛嶺尾，正是我們腳踏的地方，週圍也不過五百方尺，看來不是很小嗎？

誰知太平天國最初那些基本農民軍隊，就是從這五百方尺大的嶺尾上訓練出來的。附近人們管這塊平地拔起的土崖子，叫作「營盤」，四週是頽倒的土垣，只從那土垣經過九十一年，依然倔強的存立着大部份看，就明白當初他是怎樣的鞏固，那些農民英雄是怎樣日夜勞碌的，興奮的把牆建築起來的；而且這恰似列國時代齊桓公會諸侯的平臺那種形勢：前面一望無際的廣大平原，背後依據馬鞍紫荊兩座山峯，誰不覺得這是作爲拜將或歃血會盟的平地築起的高臺更其適當呢？

犀牛嶺和那兩山之間，也是一帶低谷，除了大半是稻田，在犀牛嶺腳還存在着一個犀牛潭。潭水現着綠沉沉的顏色，擲下一塊石頭，就會發出極沉悶的聲音，是多麼憂鬱的一種音韻呀！據說，這潭水的深度誰也不摸底細，不過他們都斷定絕不會在四百尺以內，其實那茫茫一片的形狀，倒像一個小湖。又有人說，這裏從前是老龍的潛伏所，雖然廣西方言，十分難懂，然而在這陰沉的潭水題目上，有一段美妙的神話，是可以想像的。而且嶺腳還孤立着韋昌輝的一口祖墳，靠

近廬牛潭的邊沿，一些草叢和殘存的短樹圍繞着他。

據說，章昌輝是清代監生，而楊秀清是紫荆山裏靠砍柴過日子的貧農。這是那些依靠材料的論客所忽略的，尤其竟有論者把章昌輝列作貴縣鄉紳，實際上，金田村村西，還存在有一道堅固的石牆，那就是章昌輝氏的住所，搭住下頰向裏望，現在却是一片空場了，不知誰家把這塊失去主人的土地，開墾作麥地、果木園，我彷彿依稀望見一座大院落的樓廈巍峨圖，九十一年的過程那麼就會一塊瓦片的遺跡都找不出來嗎？我想這裏遭到過災劫。當太平天國在金陵瓦解以前或以後，清帝兵力，恢復了這塊土上的統治權那年代，整個金田村不會不受到巨大災劫，雖然那只是殘留着幾個老農衰嫗的村莊，因為差不多全部章氏家族，以及附近各鄉莊各山村的壯年男女，都隨軍遠征去了；但那代表著大地主階層的皇家兵力，也絕不會吝惜他們的殘酷手段，這也說明，為什麼初看，那整個金田村是那麼整齊的原因，顯然牠們是沒有久歷風雨，是近年才恢復的村莊。

現在遺留在湖北的二萬多戶遺征家族，還時常有信來故鄉探問他們的祖墓。
太平天國野史所記，有這麼一段：

「韋昌輝原名正，廣西桂平人，家業質庫，饒田產，富甲一邑。道光末年，廣西羣盜譁起，富室一空。獨昌輝以慷慨喜應與，縣民羣護之，盜不敢犯。時洪秀全客桂平，與楊秀清等相要結，圖革命，聞昌輝名，使石達開秦日網說之。昌輝慨然曰：「吾聞洪先生賢，無緣得一見，今承相召，是我素志也，敢不奉命乎？」秀全悉召徒黨，宰牛置酒，迎昌輝，遂假昌輝名，創立保良攻匪會，昌輝復出資充軍餉，購器械，旬日之間，得衆千人。」

紫荊山和金田村，只隔二十里路遠，洪秀全當時居住在楊秀清家裏，爲什麼宰牛置酒後，洪才見面，不知道。到現在年過七十的鄉民還伸出三個手指說：「光打刀打槍就打了整整三年。」那麼，或許在一八五七年洪已經有所計劃了，而軍費確是昌輝賣去全部家產得來的，有人還能說出數目：四十萬兩。

在記憶中，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個空曠呀！那矮而平坦的犀牛嶺，那巍然兀立的馬鞍山脈，那夾在山澗之低谷，使多少失敗後的太平軍人所懷戀的呀！在恐怖的向寧國逃亡的路上，在他們投奔大渡河的茫茫荒野中，這一羣土地培養出來的英雄，一定對這一塊聖地，作爲操練場的犀牛嶺，冥想，眷戀，嚮往而且嘆息。也只有在那悲慘，沮喪，絕望，失敗的時期，腦子才浮起這塊地的影子，那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勁拔有力的時代。他們團結堅決的殺向桂平，圍攻桂林，進佔長江，直到克長沙建都金陵，他們是一直保守着一個志念。

然而隨着這勝利，形成一個把握這古老民族命運的權威，而且更可說是改變歷史的劃時代權威，然而這一權威在這些土地培育出來的英雄們目光中，却又是一種滿足人類私慾的東西了。於是那些由砍柴，沒落智識份子，貧農，手工業者出身的英雄們，覺得已經不再是窮苦的，被剝削，被侮辱的那一階層的人了，他們在這權威座旁，開始了內部爭鬥，誰都要把別人從權威座上拖下來，而誰又要

自己踏着別人肩膀爬上去，他們的眼睛離開了期待他們的整千整萬的勞苦農民，離開了正義，在狹小而堂皇的議事廳上兜着圈子。他們追求名望，權威，珠寶和財富。用腳踢開那些不討自己歡心的將領，懷着恐懼，懷着疑慮爲了怕他們離開自己爬上權威台，又迅速把他們召回來，於是李秀成，那時代的豪傑，終於和福瑱出奔了，太平天國只成了一個雲雨天所有的一道陽光，正像它出現那樣快，又那樣快的隱去了。只給了這古老民族一種幻想上的溫暖，

我站在犀牛嶺上，望着對面那傲岸窺伺人間的山峯，九十一年在牠們是多麼暫短的一秒鐘呀！我覺得作爲人類之一的人，若是孤另另對着牠，又是這樣渺小。

東北淪陷十週年紀念五日於香港

生與死

解除警報聲，敲過有二十分鐘，汽車站邊邊又集滿了人羣。

小販叫着，裝卸伙聲色俱厲地叱斥着擋路的行人。兩輛客車頭咬尾停在站廊下，乘客也分做兩批，朝車門口擁擠。每人臉色都帶着驚後的惶惶失措的那般神情，一擠上車，就開始檢點自己沒來得及帶下車去的零星物件；其次是搶座位，找空位子擺東西。一個青年尉官，胸挺背直，滿英俊自尊的，這次在後一輛客車上，却強佔了那個身子臃腫商人的座位。商人氣的兩腮冒火，針尖碰麥芒，誰也不服氣誰。

「你不講理怎麼的？」商人挺直頸子，正待鬥的公雞挺直頸子的神氣一樣：「剛才我就坐在這兒？你不信讓諸位說說。」

「剛才？」滿英俊的青年尉官閃着眼光反問一句，顯然他預備好一句話來打聲商人，只等待他下邊的不出自己意料的答語，但商人不直接和他說，却扭臉朝別人解釋，於是青年尉官自己接下去說：「還沒開到公路上，你就定下座位了。」

「兩手扶膝，坐在那裏不動。」

「你不講理怎麼的？」

「講理，這年月還講他媽理，講理，日本還不轟炸我們了。」

窗口一個美麗的少婦，回臉朝兩手搭在黑皮包上的中年紳士笑笑，那意思是說：「你聽，他講的多乖。」中年紳士的兩腿顫着，膝上的皮包也顫着，悠然自得地望着尉官咧咧嘴，這神氣是一個驕傲紳士受到太太一笑的惡懲，不得不在這糾紛場合表示自己的能幹與玩弄舌片的本領相同。尉官就越發洋洋得意，整個臉回過來，又重複一遍：「您說是不是？這年月，全世界就沒有講理的地方。」商人嘟囔着背過身，想另外找插腿的地方，中年紳士失去了一個發洩愉快談話的對

像之一，於是臉上變作政治家的坦靜風度，像盤問一個着人心歡的中學生那樣盤問尉官：「您到金華去嗎？」「在那部隊作事？」等等。從他那談吐裏，可以看出這是個滿知足他目前的幸福境遇的人物，正像他以前多日躺在樹蔭底下的藤椅上，詢問過路的水菓小販：「你的梨從那兒採來的？」「路程遠吧！」自己却不買。

這紳士，極健康，日子過得也極優裕，三年來，他這是第一次離開葛羅滿牆的古色古香的家宅，而去接任某大學的法學院院長。那所全國極負名望的法學院，在戰爭初起遷校的時候，爲了安逸，他就離開它，度過三年恬靜的隱居生活，估計一時又會恢復戰前的狀態，而且也沒有什麼危險，就又離鄉毅然接受友人邀請，赴任去。一切都都覺着好，悅目的春天陽光，動耳的各種喧鬧，是多麼新鮮有趣呀！在他這是個稀有的日子。生命力最強的子。

尉官聲言自己脾氣暴躁，在保安隊和大隊長吵了架，這次是打算到戰區長官

司令部會一個舊交：「我是無論如何得辭職。隊長太太勸我不要耍性子，還叫我回去。以理說老上司是老上司，我跟了他槍裏炮裏滾出來的，可是你不能看我太老實，打官話。先生您說是不？人誰不要面子？」

柔淨的手指捏住煙斗，偶爾嘴朝駱駝絨大衣領吹吹眼力見不到的煙灰細末的，是戴金絲邊克羅米眼鏡的學者。他永遠用遇遭無人車中唯我的眼睛，向窗外瞭望，那種姿是多麼高傲尊貴呀！從穿戴上看，顯然他剛離開寒帶地方不久，那水獺帽子，在這地界也該是存到衣櫃裏的物件了。從他憔悴的臉色上，更能發現他是跋涉了若干路程的旅人。他那隱在克羅米鏡片後的兩眼，却閃閃地現着興趣蓬勃的光輝。偶爾在紳士不注意的時候，溜眼暗暗窺一下他的風度。

這時乘客間一陣騷擾，擠進一個手抱着嬰孩，而腿又被另一個男孩子把扼着的襠襖村婦。在走道間擠塞住的那些手拿煙管的鄉民，提着旅行布袋的市民，穿着制服扣着徽章的公務員，抓着扁擔望着竹筐的小販，都忿忿不平的抱怨車站辦

事人員的不力，彼此互相訴說車子早已容納不下客人，而售票還是沒有限制。這些話彷彿說給車子裏有勢力的旅客聽的，以便能煽惑起憤怒，有人肯出頭交涉。

那襤褸村婦受着叱斥，沈默地用憂鬱眼睛望着擠塞在椅柄間的人羣，又困惑又惶懼，不知是就站在這裏好，還是再向前進一步。

「到這裏來坐。」青年尉官立刻站起來，把位子讓給那襤褸村婦，并拍拍有烏溜溜兩隻大眼睛的男孩子頭頂；那是要避開商人的暴怒眼光的動作，他知道那胖肚商人發現自己戲謔的笑意，而嘴唇顫抖，格格欲吐的將說什麼了。

疑集在椅空間的那些公務員，鄉民，小販，又是一陣騷擾。有着圓桶身子的商人想擠出去，人們忿忿用話阻擋着他。青年尉官趁機說：「誰要是再擠，把他用筷子挾出去。」

足足有十分鐘，車廂裏才安靜下來。乘客們零亂地吵着：「怎麼還不開車？」

「司機早死他媽的了。」有人接一句：「炸死娘叉的。」

「司機呢！媽的。」青年尉官胸貼中年學者的肩膀，手杖伸出窗外，敲擊着車頭：「司機呢！媽的，開車……」車頭被敲的噹噹亂響。

現在紳士夫婦倆，在剝橘子吃。那縹緲太太的潔淨滿片的瓜子臉，伸出窗外，秀麗的兩唇一撥，橘核就粒粒落下去。她這時什麼也沒想，心裏平靜得一池靜水似的，連坐在這裏的自己都忘了。

「全身穿一色黃卡旗希短裝的學生，肩膀斜插過人們的身子，手按鳴機紐——」
「喂，喂，喂……」

「老董還沒來嗎？」手握紅綠旗的站長跑來了。

「剛才我看着他出來了嗎？」押車員也跑來了。

「你去找找看，大概在電話間——還有五分鐘，四點半準到金華。」後一句是朝乘客們說的。

中年學者這時平心靜氣地默望着青年尉官，他感到母國的軍人雖已和五年前

不同了。這心境恰如一般旅途的寂寞者一樣，默默觀察着惹眼的人物，久久的用以自娛。而當青年尉官剛一環顧的時候，學者恰和身份地位相等，兩眼立刻越過他的肩部，朝前面的司機窗外，眺望什麼。

就在這時候，一張蒼白的臉在車側面的電話間門外出現了。誰都可以看清楚那臉上埋潛着的不安。他起初跑自前邊那輛121號汽車，青年尉官伸出頸子喊，他才發現在自己手裏駕駛了三四個月，跟着自己整天跑東跑西的這輛雪廬蘭車，是壓尾的。

他的名字同事間誰也不注意，都叫他作老董。個子很高，大頭大腦的，有着良善的眼睛和忠厚人所有的端正鼻樑。現在顯然他是完全陷入神智迷離的狀態了。他的眼光恍惚，當他關上司機座側的車門，人們可以看出他的手抖得那麼厲害。

「怎麼的了？老董。」

「他媽。」他以平常常口吻彷彿說一個極平常的事情一樣，回答押車員：「接到電話，說是金華我住的房子炸掉了，不知道她們怎麼樣！」

「說着，老董打開瞭望窗，實際上他這動作完全沒有經心，三年多的駕駛生活使他熟練了，即使他睡着覺，兩手仍然可以活動着，好像不屬於他自己的那樣轉動舵盤。」

這時那個有着圓桶身子的商人，伸出手在自己鼻前搖幌着，聲言這輛車裏都是些不講禮貌的大好佬，自己要到前面那輛車上去，青年尉官當時吵起來：「媽的，你說話帶刺兒，要找人打架是不是？」

「我又沒有說你，打什麼架，誰出門想打架，不希望順順序序的……」商人低語着，下車那一瞬間聲音又高起來：「中國還能好，軍人都是這樣英雄……」

老雪福蘭車上的人物，就是這些，故事也就從這裏開端。老雪伸腳踏着打

火機，整個車子立即顛抖起來。突然老董記起一件需要作而沒作的事情，究竟這事情是什麼呢？他可不知道。只記得是有一種重要的事情。於是他檢點一下週遭：驛站長托帶給劉站長的四瓶白蘭地，王會計主任托付帶到他公館點燈用的兩挺煤油，自己帶給家裏的溫州海帶、鮮鮑魚、黃岩橘、兩小把韭菜、另外還有郵包、信件、報紙捲……他望望這兒，瞅瞅那兒，連他自己這時是在作什麼也忘記了。

他自問着：——作什麼呢！我這是在找什麼東西，但是找什麼東西呢？什麼東西丟掉嗎？他的前額有着陰天欲雨那樣昏暗色，眼色惶惶然四顧。

「開車！」押車員在地聲悶了門，他沒有望老董，只在想找空位子安插他那灣諱着站長眼睛而帶上車來的一提包偷稅捲菸。

老董這時才注意到No. 5號車尾，拖起一捲飛揚的塵土，漸漸被灰沙所掩蔽了。於是一蹬管輪開，車子就在伸展開去的帶子形公路上飛馳開去。

坐客都沉默下來，有的開始點烟抽。滿耳儘是輪子帶起的風濤和發動機的顛
鳴。

風流從瞭望窗口襲擊着老董的頭髮，那些頭髮是從油污的鴨嘴帽下露出來的，開始拍打着他的眉額。在他那描刻着流離顛沛的勞碌生活配紋的廣大前額間，現着青黯可怖的烏氣，那正是兇手在暗殺某人之前，或是既害某人之後的一瞬間所有的那種可怖的烏黯氣氛。他的兩眼，并没離開那條延綿不絕的公路。

初夏的茂竹林朝後飛閃過去，稻苗叢生的綠野朝後飛閃過去。……一個橋樑……半間倒塌的路廊。

對面衝來一輛急駛的大卡車的時候，老董并没煞慢車，只讓輪子一斜，就滑過路。他的腦子什麼也没想，若是還有念頭的話，那就只有巴望着能夠很快的望見金華，與見自己轟炸的家。他的兩眼射着灼人的火焰了。

壯年者，仍舊含着煙斗，望着這別離五年的母國的曠野飛閃，心情驟發地

靜息着由窗口飄來的帶草香的氣息。多麼爽快悅胸呀！他的一部份青春，是消耗在美國那塊新大陸上，而換取來的，是由歷史積成的人類智慧，踏到這在戰爭中的苦難母國，已是中年人了。他瞑目回味着。這五年歲月是多麼悠久，他也感到古老的母國已起了巨大的變化，而這變化又是那麼迅速，連沿海一個個小城市，都幾乎使他不相信那是屬於中國的，怎麼像二十世紀工業國家的市場呢？他見到過作爲抗戰標幟的三角形陣亡戰士紀念塔，他見到過汪氏夫婦的跪像，普遍在中國南方鄉村的大幅壁畫，以及有國徽的塗滿每座市屋庫倉的標語……渾身充滿生命力，一朵牡丹花等待着將要臨頭的朝露，來噴放久蓄的濃香；他也一樣，等待着飛黃騰達的命運的開始；五天後他將由湖南乘機飛重慶，去晉謁政府某個有權威的父執。現在他讓愉快從眼睛裏透出來，去親吻那在廣野上跳躍的陽光。

樹叢迅速地朝南邊分劈開來，汽車飛駛着。老董終於望見第三個彎路標閃過去，一個平地拔起的山脚，衝過來，立刻他上了三擋，老雪福蘭車，開始用耕牛

的力氣開始爬山，汽油燃燒得烏烏響。

襁褓的村婦臉色慘白，一次一次嘔吐着，一手還在嘴唇下接着從胃裏反出來的黏液。那兩眼烏溜溜的男孩子，口咬手指，仰臉望着憂鬱的母親發默。紳士太太用手絹埋住鼻子只露着緊蹙的眉眉和厭惡別人的眼睛。

「你別向外看，閉着眼就好了」青年尉官說。

他和她在車上談過瑣碎的家常話。而她呢！是正像一般在苦難中第一次出門遇到良善的人一樣。把她不幸的遭遇全部告訴他了。

她說是去省會某傷兵醫院探望自己的丈夫。她問過他幾次：「受傷住在醫院，能治好嗎？」「那麼受重傷呢？」「吃的怎麼樣？」「醫生不要錢吧！他信什麼也沒說明白。」等等。這是一個悲哀的化身，現在她又閉眼遐想了。

中年紳士，也默默瞭望着，他已經抽起第三枝前門烟。突然閃來一座朝陽的尖峰，左窗完全被遮蔽住，不久，這座尖峰的青蔭又在右窗出現了，左窗一片白

中年紳士低眼下望，可以清楚的見到山腳下的農村型家屋，碎棋子似的散佈着，一小塊一小塊地。

尖峯的山背陰閃過去，接着是一座巍峨的高山陡然朝左窗滑來，縹緲太太的臉上，立刻充滿蒼綠的色素，半明半暗，兩邊望不見峯頭，望不見嶺頂，僅僅能夠從右窗上發現車子，是沿順一條兩山夾峙的深谷爬行。

老董上了第四擋，車子越過陡坡。壯年學者俯臉右窗，可以完全看清楚藍藍的天，和遙遠的低落的闊野。

車到嶺尖，老董滅了火，想開始溜坡子。一伸脚，猛然心跳到胸口，老董的整個神經系完全顫抖了，臉色突然轉黑，心裏高叫着：完了完了！……他發覺機工沒有修理閘，而在開車前他還想到它，他該檢查一遍，但他竟忘記了，這時他完全惶亂無主了。

老雪福蘭，越來越急，輪子飛速的山路上滾着，滾着……

押車員突然跳起來：「開，快……開，開。」車廂一陣騷動，連壯年學者都猛地跳起來，尉官在打玻璃窗，經緯太太爆發了尖叫，這瞬間，一塊巨大的巖石朝著董臉前衝來，同時呼喊爆發開來，老董就在這一瞬間，跳出車門，跌入車尾掀起的塵浪中，一條垂斃的瘦狗樣，滾到巖石跟前。在這迷茫的一瞬間，老董聽見一團人們絕命的吶喊聲；由恐怖，由對於自己生命臨到殲滅邊緣的巨驚交組起來的呼聲，像很幽遠很幽遠似的，傳到他的耳朵裏。

傍晚的天空一色是夕陽的反光，樹葉塗著萬斑光點似的閃着，抖着。沒有什麼惹人聲音。寂靜中，只有潺潺流水的動靜，飄散着。老董躺在那裏，彷彿在路邊睡一覺的樵夫那樣，沒有知道這裏出了什麼事情，小鳥像每天傍晚的時候一樣，無聲無息的飛過去，從這一山尖，消逝在那一山尖的背後，偶爾啞地叫一聲。山野是多麼平靜美好呀！

老董現在睜開眼睛了。起初彷彿早晨逼起的人物，醒後睜眼看看天色最早最

晚一樣，眼光極端寧靜。手脚并不想動，只用眼睛望望，見到地上一羣螞蟻聚集在洞口搬砂粒。一個螞蟻好像是來往尋找什麼似的，遇到另一個時，動動觸鬚，是詢問呢？是傳遞消息呢？只見牠又跑起來，并不去搬移小砂粒，仍然一無所事的巡邏着。

——明天該下雨了，螞蟻堆牆防水呢！乖乖，真有趣。老董想：這傢伙是作什麼呢？自己不作活，跑這跑那。想到這裏，他抬手在牠身前放了塊小石頭，阻隔住那螞蟻前進。

他的臉色很平靜，由於手臂有點痛，他的眼睛逐漸凝止，一點追憶往事的勇氣，出現在他凝止的眼光中，逐漸記憶起什麼來，他歪臉向身旁望着。這才發現自己躺在山路邊的懸崖上。

——我在這裏作是什麼呢？他問着自己，突然他發現身邊的汽車輪子所遺留的軌跡，他迅速地爬起來，直擡着胳膊，闔胸朝肩的外衣大領一擦，醉漢半夜看

洞口露出來的老鼠鼻子般的迷離眼色，望着大岩石下面的深谷。深谷的蒼老潭水，飄浮着手杖、零散的火柴、黃軍帽、一片片信件……閃耀着的是煤油燈紫亮光輝。但是他却什麼也沒望見。他那呈現着平庸、忠厚性情的兩眼，似乎望着極遠的渺不可見的東西，連踏在自己腳下的鴨嘴帽也落映入他的視覺里。滿身灰塵，滿頭髮土，額角上有着被碎石擦破的點點血漬。這種定心凝神的狀態，一刻即逝，突然他明白自己是撞下巨大的禍了，額角擦傷也立刻鮮血流滴了。

「我撞禍了……撞禍了……」兩手激動的顫着，他說，那情景彷彿是向許多人報告似的，他完全暈亂了。失去理性的狂人一樣，他朝原路跑上去，沒到頂，他又迅速地跑下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該怎樣作。像重新窺探一下，來證實自己的記憶似地，他這次望見外面浮起來的一片油輝和兩把韭菜，一個煙斗。

「我撞禍了，我撞禍了……」他四顧着說。他的耳朵裏又一次反響着，當他自己跌落到飛塵中滾着時候，所聽到爆炸在空間的絕命的尖呼，那交組的吶喊聲

是多麼巨烈，激勵而暫短。

他發覺身邊這塊巨大而古老的巖石，是曾經在那危急的一秒間，朝司機窗衝來；而他跳出來後，車子卻從他身傍擦過去的，他想：——我若是那時候，能沉着該多好，大膽把老雪麗蘭朝他身上撞，定不會惹這樣大的禍……只多我自己和水箱受傷……滾滾……我多麼糊塗。——他的拳頭輕輕地擊着前額——滾滾……我多麼糊塗……這不是在作夢嗎？一個可怕的夢吧！是他向四週望着，鋪展在蒼茫暮色中的是曠野，山頂的秦末樹叢和葦草，碎石，透過矗立的峭峯崇嶺間，還可以望見極遠的一片無邊無際的稻田。

天空蒼藍，現出幾顆光輝初閃的小星。他聽見嗽地一聲鳥鳴，掠過空中，一切寂靜後，又是山谷下的勃勃流水聲。

他又一次下望山澗底的深潭，水面已經被一層紫輝的油液遮蓋住：一切都是真實的。他對這已說。

忽然嘩地聲，一輛福特小包車，一露頭，就從他身旁閃過去，這一閃的那秒鐘，老董清清楚楚望見司機那雙喜氣揚溢的眼睛。「他是多麼快活。」老董自言自語着，前額捧在雙手里：「他們都是幸福的，只有……只有我，」他想着就在前三小時，自己還是滿幸福的，愉快的，然而現在却什麼都變了，他已然是另一個世界上最不幸者了。他的後腦靠住岩石，仰臉望着天。額角的血漬已經凝結住，牙齒輕輕咬着手指，他想！天還是那樣蒼藍，深遠，奧秘，永恆地蒼藍，深遠，奧秘，身邊這塊經受了幾千年風雨侵蝕的黑岩石，依然是去年他第一次注意的那種傲岸雄姿，而自己却遭遇了巨大的變化，不幸的變化。三小時之前，他也和天空，岩石一樣，過着千日一律的平庸日子，三年來他從沒有感覺什麼是悲哀或不幸。他有個馴順體貼的老婆。雖然平鼻子平臉，但能挑水作飯，侍候自己和孩子、洗衣裳、補襪子、看着自己眉眼高低說話，投着自己胃口炒菜；儉省油，他覺得現世婦女裏還是把百裏挑一的手。自己雖然終日受着油薰車顛，跑南奔北

，但不受日晒雨淋，不流汗，不勞腦。派不到捐款，抽不到壯丁，也足夠舒坦了。平日既不請假遲到，也不交朋結友；從來有客不買支香烟，待友只倒杯白水。總之，是我們中國古語所說的「知足便是福」的人物。

三年只有一次，受押車員的騙，載了三條黃魚，分到手不過百十塊額外財，同廠工友敲他到東南酒樓油油嘴，沒理。晚上就發覺油箱裏誰給放了三把鹽，亮拉斯上的五號羅斯丟了兩個。此後，他咬住牙，再也沒起額外想頭。

「家也炸了……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他嗟嘆着。這語調像他嘆息一個人的死亡一樣，不管死者是腦充血或者自殺什麼的，「家也炸了」這句話也不含有被轟炸的仇恨，彷彿那家是自動炸燬似的：「噫噫……什麼都完了。」他又重複一遍。

消耗萬把日子的陽光，老董第一次注意到廣闊無邊的宇宙，也第一次注意到生氣蓬勃的植物。

——他離開安安穩穩地生活着。秋天敗落了，冬天枯萎了，春天又發芽生長，抽葉開花，一年一年的活下去。人呢？人活著到底爲什麼呢？是有什麼意思呢？……那邊是北斗星，斗柄又朝東了……一二十年我沒有見到它。怎麼有一顆不大亮呢？

一些幼年時代從老輩人夏夜乘涼所講的故事裏，給他留下對於星們的記憶，重新在他腦子上浮起來。接續着，他想到頭一遭離開家鄉所聽見的三遍雞叫和映眼的晨星。

——爲什麼離開這些年，想不到家鄉呢！他想到離開人世已經有三三十個春秋的爹娘，他想到幼小時候的夥伴！……他想到投身鐵工廠作學徒時候的火熱熔爐，和紅光照耀着師父臉上的油汗的反光，他想到被修車廠雇作修車匠時候的那些光榮驕傲的甲哥。他想到初度丈夫生活的甜蜜的結婚，他想到被調到中國南方的公路局開始過駕駛生活的一連串舒服日子。

他站直了身子，覺到黑夜的突然降臨，他立刻又想到他所遭遇的災禍。四圍寂靜，山嶺間一片月光峯影。他自己對自己說着什麼。一個偶然的衝動，用跳遠的姿勢，兩腳有力地朝岩石一蹬，他把自己拋向空間去。

一九四〇除夕於桂林

答讀者

玉琛先生：

六月二十二的來信，現在才由中學生編者，輾轉遞給我，想你一定等得不耐煩了。不知道你的生活近來有否變動，還能見到這信不？現在人們的生活常常起着變化，今天在桂林還見到的人，明天也許在香港出現，你說不是嗎？就拿你這信來說，我是遠在離開桂林一個小山城收到的。來信又無地址，而你又要私函作覆的，所以這信還是由中學生編者轉，若是那邊也無地址可查，也許在什麼刊物上發表了，總之希望你見到。

來信，我連讀了兩遍，深切明白你是怎樣一個誠而純樸的青年。你所提出的問題，諸如：你盼望自己能寫出像樣一點的文章，但是人物對話，都像「自己

扮演的」，你想多讀別人的小說，散文，而能夠從中得到某些寫作上的幫助，然而倒弄得「反感棘手」，並且你盼望能好好「分析一篇作品的內容」，而往往「分析不來」。這些問題，我想不只是你一個，多半想寫作的青年，都可能感覺到的。原因，如你所說「大概由于看書像走馬和耽於空想的緣故」；只不過在——你最近所寫的自覺反不如幼年在小學時所寫的文字，雖然淺，人物，語言卻都生動——這點上——得到了一個不懇切的解釋。另外，還有些青年在最初本來能夠寫幾篇小說散文，等到知道要寫出有價值的作品，需要有一個世界觀，所以丟下筆，去翻社會科學，一旦理論上有了一個雛形的基礎，再拿起筆來，就覺着落墨很難，即便寫出一篇，也覺得大不如前，於是投筆嘆嘆，甚至瞞然理論束縛了他。最近重慶一份日報上，就有關於這個問題的一篇文字。你的問題，和這都有着類似性的。究竟是不是多讀了幾本理論書，就會束縛了我們的寫作才能呢？究竟是不是，多讀了幾本文學著作，寫作就反感棘手呢？請你想想。

幾年的時候，你廣寫文字生動，我以為這是真正的。你知道，我們幼年是最過着怎樣天真無邪的生活呀！我們沒有身份，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身份，眼睫毛還掛着淚點兒，我們就又嘻嘻的笑了；打碎一個茶杯，我們就會咬着自己手指發呆了。接觸的人物，迫使你要落筆記錄的故事，都是這些憨態可掬的角色，所以不犯「像自己扮演」的毛病，因為筆觸的，都是你週遭那些真真實實的東西。

等到年歲長了，不論是自身，是接觸的外人，都已經先後為那社會上人和人之間的既有關係所熏染，所融化。都已經先後披上偽裝，一以防護，一以掩飾。目標是一種：財產，權威，也就是金錢和地位。這時候，你接觸的人物是不能直覺的去看了。若是這話你還不明白，那麼讀一遍魯迅先生的「故鄉」自然而然會趣味味的，趣味到閩土之所以稱幼年曾經一塊兒去偷乘小船看社戲，吃茴香豆的朋友為「老爺」。他不再對着幼年時代的朋友，與致淋漓的述說看瓜地，用鐵叉刺刺猪的故事了。薄口儘是唯唯的應對和苦笑。這些，我們都會親身感到或將要

感到的，只要我們離開那種真無瑕的童年之後。現在的人類社會，就是這樣，將來呢！自然也不會免，不過閨士不能稱呼他幼年時代的朋友爲「老爺」，是敢確切說不但可能，而是一定的。苦笑也許換作微笑，或是嚇嚇的暢笑，但是唯唯應應，只多不過換了「今天，天氣可真好！」或是「幾年沒見，您有點老了呢！」一類的話題。因爲那時候的閨士還可能留有尊重別人身份的脾氣。你想想，直覺的從唯唯應應和苦笑裏，會發現些什麼東西呢！這時候，和站在你面前的人談話，你必要使另外那個理性的你，站在你們旁邊，來觀察你和另外那人的姿態與「靈魂」。但是現在你不但沒有完成那個「理性的你」，或許完成了而沒有使他能夠和你分開的能力，而且你根本就忽略了你週圍的人，和擺在眼前生活的現實。這正如你自己所說的「耽於空想」。這就說明下你所感到「棘手」的原因，感到反而不如在小學時代所寫的東西生動的原因。

那麼「理性的你」，怎麼樣來完成呢！這回要看你的思維力，生活經驗和一

般文學社會科學的修養了。有的人，管理理論運用的多麼靈活，遇見任何一件事，能夠分析，然而却不能找出有詩性的東西來，有的管這叫作「天才」關係，而我這裏叫它作思維力的差別。其次說到生活經驗。你現在接觸的人物是青年和中年人們了，上面已說過，他們非如童年的孩子，那樣容易把握。遇到一個孩子，你儘可要說什麼，就說什麼，遇見青年或是中年的人們，你就不妨小心，先看他的兩隻眼睛，再決定對他的態度。有時他很溫和而誠懇的問你：「先生！你看什麼書。」你若不會注視過他的兩隻眼睛，昧然地說：「你看看，這書真夠味道，」若是再笑着，他就會一個捷步站到桌前翻一翻，然後拍着你們的肩膀說：「老哥！別這樣用功吧！弄什麼哲學政治，到游泳池玩玩去，嚇！那裏女人的大腿……」若是也還有個同伴，走出去一會對後者說：「這傢伙一定是……」什麼什麼的話。若是你已經注意過他的眼睛，你不妨對他的第一句閒話來個：「呸，你的衣服料子挺好，香港來的嗎？」若是尾音拉的長一點，說不定他會和靄可親

的站起來說：「是的？」他會浮一個淺笑，可是你這時候切忌微笑，就是一個可作笑容根據的姿態都不要露出來。你想想，書本上能告訴我們關於這類的事情嗎？這些是必待你吃過虧而後才知道有詩體的；才會運用到文學上的。以前，有許多高喊着要求生活實踐，要和社会各式各樣人的生活打成一片，就是要青年提高寫作的主要方法之一。觀察力不夠，談理論，理論不足，證以觀察，所以我現在勸你要注意的觀察生活中種種，自然會免去「空想」了。也自然能一目了然的分析作品內容了。

說到我那篇「生與死」小說，實際在標題上，已很明白告訴讀者了。那時我的心境不好，希望不要過份注意好了。幾個小的節目，如人物以及動作，不外是表達他們在死以前的各種意識與感情，與用作幸福學識諸類化身。

其次，關於末後一節問題，我想在得到你的地址後，再用私函作答，因為那是關於我個人的，彷彿沒有在這里說的必要。又因為這信或許轉不到你手。

有一個接我這信的朋友，我很欣喜。在這裏和你握手。

駱賓基敬覆七，十五。

北雁文叢書

北方的原野

..... 長篇

楊朔著

後死者

..... 短篇

羅洪著

播種者

..... 短篇

略濱基著

突圍記

..... 散文

孫陵著

母親的夢

..... 散文

碧野著

戰地小詩

..... 詩集

羅烽著

播種者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實價：六元

外埠酌加郵費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著者：駱濱基

發行者：顧軼倫

發行所：大地圖書公司

桂林中北路四一里二號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字第七八二號

2277

北雁文叢

駱濱基：播種者

定價每冊六元

封面設計：曹 筠

